

# 吃 鱼

「在旧金山街市，卖的都是死鱼。」倪匡兄最尝鱼了，走在街上，看到餐厅中玻璃水箱，一定停下来，看完总是那么叹气。

离开了十三年，没吃过一尾好鱼，倒是真的可怜。

回来后，夜夜笙歌，友人都以为他是江浙人，一定怀念沪菜，请来请去，多是上海馆子。偶而去了广东海鲜铺，忽然看见一条大花鲢，来个头炖天麻，身做红烧，但到底是淡水的呀！又有时来些海鱼，都是养的，一点味道也没有。野生的来自菲律宾，那晚吃到一条杂斑，不是养的，已经感激流涕，与当年他在「北园」或「小榄公」吃到的一比，我看他做梦也会梦到真正的香港海鲜。

「早上起得来吗？」我说：「不如后天到流浮山去吧，包你满意。」

「有鱼吃，半夜三更都没问题。」他回答。

事前先打电话给「海湾酒家」的肥妹姐，要她留天然的黄脚鱮，她说试试看，不能答应。八点正去接倪匡兄嫂，他说：「从前去流浮山至少要三四个钟，这么迟了，还有鱼吗？」想不到的是那么好的公路，倪匡一面看风景一面赞美香港，连光秃的山也觉巍然，五十分后从铜锣湾抵达。

刚好是上百艘渔船从大陆运鱼来的时候，叹为观止，小贩们推车贩卖，热闹异常。

肥妹姐已替我们准备好了：「这些黄脚鱮，都是刚刚钓上来的。」

当今在街市卖的都是大量养殖，天然的要找一尾都难，我们一共要了四条来清蒸。

再到友人经营的鱼档去，他是我的读者，选了一尾金鼓、二条乌丝斑给我，另外买了些麻虾、花蟹和蛭子，都清蒸了。

七尾鱼，未捧出来已闻到香味，「海湾」的蒸工又是天衣无缝，条条藕骨，加上其它海鲜，倪匡兄吃完，有了决定，他要搬去流浮山住，天天吃鱼。